



打开春天

灯彩，照亮回乡的路

□ 洪忠佩

乡村有地戏，乡戏有傩舞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在婺源民间文化中，都称得上是小众的。而能够让家家户户参与其中，撑起大场面的莫过于灯彩了。那是婺源民间艺术在乡村大地呈现的诗意图，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形式去迎接一个个春华秋实的日子。

在灯彩之乡的婺源，板龙灯属于婺源灯彩的“主角”。此外，还有滚龙灯、草龙灯、人物香灯、桂花灯、动物灯、宝塔灯、莲花灯、屏灯、蓬灯，等等。尽管形式多样，而主题始终贯穿“春祈秋报”与“庆祝丰收”。

婺源灯匠们，做出新灯极好。”舞板龙灯成为婺源乡村迎春的传统风俗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。一条板龙灯，就是千百年来乡土美学的呈现，透着民间剪纸、美术、音乐的传承。梅兰竹菊，花鸟鱼虫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，一个图案一个寓意，镂空的纹饰，玲珑、通透。一组图案扎裱一盏花灯，两盏或四盏花灯为一板，成双成对，再一板一板连接起来，组合成龙的模样，那是剪纸与烛光共同汇聚的河流，是父老乡亲用激情点燃的河流。

如果归类起来，婺源板龙灯应属大型游动性的灯彩。通常，村庄人丁兴旺，意味着板龙灯的板数越多，也就越长。想想，一个村庄两三百人共同舞动一条板龙灯已经非常壮观了，何况县城还是三四条板龙灯交会呢。

在家乡父老的俗语中，舞板龙灯也称迎灯，抑或驮灯。事实上，板龙灯是由一板板长方形的木质“灯桥”“灯模”，以及篾扎纸糊的花灯组成“龙身”，前后还有栩栩如生的“龙头”“龙尾”造型。

乡村的夜，仿佛是从后龙山和村庄水口开始暗合的。天上的星光、月影，还有民居堂前的灯盏，点亮了乡村的夜晚。而点燃一年年春节民俗风情的，必然是板龙灯，一家一户连接起来舞动的板龙灯。这是民间文化与智慧之光。舞板龙灯，好比是一根点燃我记忆的火种。

正月十三，是婺源传统的起灯节，十五为闹元宵，到了十八才是满灯的日子。似乎这样的日子，在舞板龙灯中连着冬去春来，连着春华秋实，千百年都未曾改变。

在我记忆中烙下印痕的，是老家轮溪村的一年春节，天降大雪，村庄山野白茫茫的一片，路上积雪很厚，踩上去都咯吱咯吱响。没想到，到了起灯的夜晚，舞板龙灯照常进行，吹鼓手起承转合，而那迎灯舞动的光影，分明是激情迸发的精神火焰。观灯的人呢，亦步亦趋，恍若走进了童话般的世界。

一年正月，作家庞培从江苏到婺源过元宵节，入住星江街边的友好宾馆。庞培是第一次走进龙灯起舞、万人空巷的现场，看到催灯锣和灯球引路，各式精雕细刻的蓬灯紧随，蔚为壮观的板龙灯呼应而出，宛如巨龙舞动。街道两边的观灯者呢，扶老携幼，手提花灯，一个个踮起脚尖，呼声四起。现场令人动容的情景，让他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。在《婺源的夜》中，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起风了。一阵风使我从祖宗的族谱中/斑驳脱落……亭台楼阁，树草山水/我的一生精雕细刻/花鸟鱼虫，人物走兽/我的未来如醉如痴。”

即便多年后，我与他回想在婺源一起看舞板龙灯的情景，仍然有暖暖的欣喜。

记得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时，我曾去鄣山、西冲、虹关、盘山、江湾、汪口、庆源、赋春等地做田野调查，得知婺源不同村庄的龙头造型也有不同，有“木鱼脑”的，有“蜻蜓鼻”的，有“鸭嘴龙”，也有“犄角龙”。仔细去看，发现龙头纹饰却离不开“喜鹊衔梅”“双凤朝阳”“鸳鸯戏莲”“高冠晋爵”等吉祥寓意的图案，还有两边插着“五谷丰登”“国泰民安”字样的三角旗。无论造型，还是纹饰与文字内容，都充分显现了民间艺人的想象和创意。

挨边年底，已然又到了准备灯彩的日子。此时，也是我喜欢的节奏，走村入户，与民间艺人聊天，听唢呐，观剃花，看扎裱，不亦乐乎。在民间艺人中，有一部分的中年人，大多是年逾花甲的老人，甚至还有耄耋老人，每一个“行当”都传承有序。由此，我先后结识了俞泉流、汪宣烈等灯彩传承人。无论是刻刀之下，笔墨之中，还是一扎一裱，他们一双巧手像变戏法似的，逐渐变出了心目中理想花灯的样子。在上海从事职业摄影的詹东华亦是如此，他多年坚持回乡拍灯彩，用图片、视频传递思乡之情。每一个龙灯起舞的夜晚，他的画

面语言都是滚烫而激情四溢的。

庆源、虹关、桃溪、汪口一带的板龙灯，可谓名声在外。流淌在村场上、街巷中的，是舞板龙灯和观灯的人流。在庆源，我听到了“梳梳头，插簪，到庆源看十三”的民谣；到虹关，我看到墙上红纸张贴的是村文化理事会关于经费来源、以及灯彩材料支出费用的榜单；进桃溪，村里还有“迎龙灯会”，按“会次”交接迎灯事项；入汪口，民间艺人则把婺源特产——荷包红鲤鱼，以“鱼灯”的形式扎裱、舞动起来，寓意“吉庆有余”。

不承想，随着婺源乡村旅游的兴起，高速公路和高铁的相继开通，还有人口的流动，舞板龙灯的日子悄然发生了变化，逐渐演变成了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节庆符号。即便在偏远的乡村，舞板龙灯的日子也不局限于元宵节了。甚至，有的村庄根据春节人们往返时间的规律，提前到了正月初三、初五、初七。然而，无论是何时，抑或以怎样的形式出现，我在灯彩中看到了一双双期盼和凝望的眼睛。

有个场面，至今还在脑海中萦绕。十多年前的金秋，在婺源举办的乡村文化节上，全国各地具有非遗代表性的灯彩汇集紫阳广场，每一盏都融合着乡土家园的暖意——天南地北的灯彩表演者，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家乡的灯彩。一旦夜晚灯彩点亮，牵动的是各地浓浓的乡情，还有关注的目光。当吹鼓手十番锣鼓响起，婺源板龙灯昂首摆尾进入现场时，一片欢腾。刹那间，我的眼里也有了潮意。

哦，如果我们血脉里有一个共同的遗传因子——那便是中华民族的图腾。

那一夜，是舞板龙灯的光影唤醒了我漫长的记忆，彰显了婺源乡村文化的特色，演绎着父老乡亲迎吉纳祥的欢愉，一个个舞者，以及观众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“哐——哐哐——哐哐”随着催灯锣响，又到了婺源乡村“非遗过大年”——舞板龙灯迎春接福的日子。在冬去春来的夜晚，那一盏盏集结的灯彩，如同明月般牵引着思乡人的目光，照亮回乡的路。

灯彩暖心，春光可期。在父老乡亲心中，那灯彩点燃的将是一片又一片绿色的丰饶。

街巷被灯笼和春联染红
甜香从果盘飘向半空
我们把酒坛的封泥轻轻掀开
柜子上的爆竹已等了一整个秋冬

以奔马之势翻开春天

□ 熊加平

欢烟裹着乡音在屋顶缠绕
邻家的砧板传来均匀的切菜声
孩子们还在数着剩下几天过年
男人们已把锈蚀的犁头擦亮

听啊，所有辛劳都在风中变得松弛

家乡的门环响动，推开沉甸甸的乡愁

那棵被霜花喂养的柚子树垂着手臂

正捧着沉甸甸的团圆喜迎回家的人

看啊，细碎的梅花举起颤动的火焰
河岸的迎春正用金黄打开春天

是时候了，冰雪正在消融

把一汪春水，献给奔跑的河流

那匹鬃毛飞扬的瑞兽引颈嘶鸣

已将前蹄踏进了纪年的绳结

它昂首挺胸，驮着的

是希冀，是整座渴望返青的山院

所有未拆封的祝福悄悄发芽
所有未说出的好梦都将成真

当第一枚柳芽垂向朝南的巷口

春联上的火苗开始蔓延

当我们撕去最后一张旧日历

一匹骏马正跑过苏醒的大地

它奔腾的蹄声就像春天的惊雷

这是送给季节最诚实的礼物

而大地以辽阔的胸膛接纳

并报以绵长的回馈，以蓬勃的朝气

在每寸渴望拔节的泥土里

播撒它奔流的血脉



腊月糖香

□ 王美霞

年关将近，家家户户忙开了，砧板上正在剁肉，锅里在炒豆子，闲杂人等在大扫除，这份忙碌把年的气息酿得愈发醇厚。而在所有年味儿里，最让我牵念的，始终是那缕从腊月红薯里熬出的糖香。

家乡的水田金贵，人均三分田像块补丁，种两季稻谷刚够掺着红薯填肚子。村里人过日子精打细算，熬糖这种费粮食的事，从不用白花花的大米，眼睛都盯着屋后山坡上的红薯。收红薯的日子是秋日里最热闹的，大人挥着锄头挖，孩子跟在后面捡，红薯叶上的露水打湿裤脚，泥土裹着的红薯在阳光下蒸腾出踏实的暖意。大部分红薯会成为冬日主食。清晨的灶台上，红薯块蒸着白米滋滋作响，蒸汽漫出来时，米香混着红薯香气诱人；傍晚的铁锅里，红薯稀饭熬得稠稠的，勺子舀下去能拉出丝，喝一碗暖到心口，夜里做梦都是甜的。而最金贵的那些，会被小心地放进地窖——那是腊月熬糖的底料。

进了腊月，爸爸便会扛着梯子去地窖。掀开盖在地窖口的石板，一殷一殷夹杂着泥土与红薯的暖气扑面而来，偶尔还夹着微微的霉味——那是个别红薯扛不住，悄悄烂了心。爸爸踩着梯子下去，在昏暗中把烂薯挑出来丢上，妈妈在上面接住丢在一边。好的红薯则被装进箩筐，爸爸托举上来，妈妈小心翼翼地接住。

清洗红薯是件苦差事。池塘的水结了层薄冰，妈妈用竹竿敲开，冰水溅在手上，瞬间冻得通红发麻。爸爸把红薯倒在青石板上，一个个搓洗，薯皮上的泥渍混着冰水往下淌，在石板上积成小小的小溪流。洗干净的红薯码在竹筐里，红通通的像小娃娃。回到家，妈妈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，拿着菜刀削皮切块。

熬糖那天，奶奶天不亮就起身，灶屋里两个铁锅同时忙活：一个煮红薯，咕噜咕噜冒着泡；一个熬稀粥，米香袅袅缠上房梁。红薯煮得能用筷子戳透时，奶奶把提前发好的麦芽撒进去，借着灶膛里的余火炖上半个钟，让糖慢慢渗出来。这时的红薯已经软得像泥，奶奶用锅铲一压，就能砸出金灿灿的浆汁。

早饭过后，真正的熬糖开始了。洗干净的饭锅上架块木板，奶奶把洗好的纱布袋铺在上面，把红薯泥舀进去。袋子渐渐鼓起来，像只吃饱了的肥猫，橙黄色的汁水顺着纱布的纹路往下滴，起初是断断续续的珠儿，后来连成细线，哗啦啦落进锅里，溅起细碎的甜香。奶奶双手攥着袋口来回晃动，手腕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，直到汁水不再滴落，她便把袋子拧成麻花，使出浑身力气挤压，最后剩下的薯渣，挤不出一滴汁水。

灶膛里的火也烧得讲究。先用茅草引着，再架上劈好的粗木柴，火舌舔着锅底，映得奶奶的脸颊红朴朴的。一大锅汁水泛着黄绿的光，稀得像米汤，得用大火猛熬。奶奶时不时起身添柴，或是用火钳把柴架空——“火要空心”，她总念叨着，火心空了，才能烧得旺，烧得匀。她手里的锅铲从不闲着，顺着锅底慢慢搅动，划出圈圈涟漪，防止糖汁粘在锅底，结出焦黑的疙瘩。

我和妹妹一直盯着灶屋的动静。闻着越来越浓的甜香，脚就像被粘住了似的，守在灶屋门口，眼睛盯着那口锅。奶奶被缠得没法，便让我坐在灶门口看火：“看好了火，等会儿给你吃锅巴糖。”这差事看着简单，实则磨人。此时，灶膛里的火不能太旺，也不能太弱，得盯着柴禾的燃烧速度。坐久了，脸被烤得发烫，屁股硌得生疼，腰也酸得直不起来。可一想到奶奶说的“锅巴糖”，便又耐着性子守着。

熬到午后，汁水渐渐浓了，颜色也变成了琥珀色，锅里开始冒起细密的泡泡，像无数小鱼在吐气。这时得换小火，奶奶搅动的速度也慢了，锅铲划过，能在糖汁里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。她用锅铲轻轻刮着锅边，铲下一点凝结的糖渣，吹凉了喂到我嘴边。那糖渣硬硬的，甜得有些粘牙，我含在嘴里，连舌尖都在发颤。妹妹见了，在一旁踮着脚嚷嚷，奶奶笑着也给她铲一点，两个小馋猫便捧着糖渣，在灶屋门口的暖阳里慢慢嚼。

如今的腊月，村里很少再闻得到熬糖的香气。那口带着烟火气的甜味里，藏着一个村庄的日子，藏着一代人的念想，像窖里的红薯，越陈越香。